

中國佛教第一功臣 玄奘大師的一生偉績

朱斐



玄奘法師的俗姓陳名祿，他是河南偃師人，生在隋開皇十六年，他有一個哥哥，在洛陽淨土寺出家法號長捷。奘師幼年的時候，當到淨土寺去探望他的哥哥，見到了梵宇佛像的清淨莊嚴，不覺生起了無比的仰慕和崇敬，在這小小的心田中，早已種下了出家學佛的種子。奘師天資聰穎，十一歲即能誦維摩法華等經，他在十三歲的時候，便在淨土寺，從道基和尚出家。

在當時的出家制度是要經過考試的，應試的年齡，必須滿二十歲，才准入試，考試及格的才准受戒。

發給「度牒」。以奘師的年齡，自然不能入試，他在失望之餘，徘徊於試場的門前，依依不肯離去，後來被大理卿鄭善果見到了，問他：「你老是在這兒做什麼呢？」他說：「我要度牒出家。」「為什麼一定要出家呢？」大理卿又問他。奘師毫不猶豫地答覆說：「我要遠紹如來，近光遺法」。因此，感動了大理卿，破例准他入試，結果成績斐然，發給了度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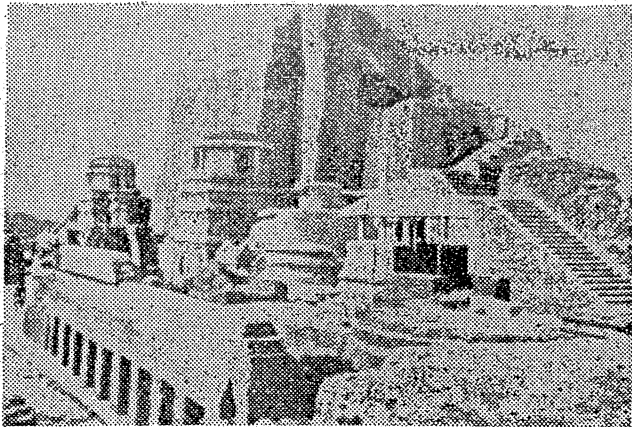
奘師智慧過人，不同尋常，自從出家以後，凡有經筵講席的地方，無不前往參禮聞法。學習經論，多能識得其中梗概，過目不忘，却能用自如，道基和尚常感歎着對人說：「我從小就遊學過很多講經的地方，從來沒有見過像玄奘這樣少年神悟的人」。後來奘師感覺到各大德的宗旨都不相同，前人所譯聖典，也有不完備的地方，更久慕法顯大師的西遊壯舉，便發願週遊西域求法。終於有願必成，在貞觀三年的時候，冒着國禁，偷出國門（當時國禁壯丁出口，奘師亦不能例外，但他求道心切，終於冒禁出國）。單騎獨行，取道哈密，越天山，過雪嶺，而進入

赴西域求法

次，奘師在渡河的時候，忽被賊人劫持，要用人祭天，同舟的有八十多人，全被網縛起來，却獨獨選中了奘師，指他才堪充當天食，因而在河上結起壇來，把奘師置身壇中，生的先祭天，祭罷就要放在鼎鑊中活煮了。這時奘師只有閉目念佛，同舟的人一時悲啼號哭，忽然間惡風四起，飛沙折木，眼見賊船快要覆沒了。同舟的人於是同聲哀告，對賊人說這位和尚，非同凡響，他不辭危難，專心爲了求法而西遊的，如果殺他，必遭惡報，寧可殺我等全體，不可損害他一毫。衆賊人終於悔罪投刀求懺，放了他們。由此可見奘師的一片至誠感動上天，才不爲賊人加害。雖千辛萬苦，終於給他完成了五萬多里的長程，直至貞觀七年，始抵印度。

奘師到了印度，遍歷許多小國，廣學聖教，通達了各國的語言文字，到處很受一般的歡迎和優待，後來至摩伽陀國（在中印度境）進入那爛陀寺禮從當時印度最負聲望的戒賢論師（梵名尸羅跋陀羅）學瑜伽，顯揚，對法等大乘經論。

(印度那爛陀寺遺跡)



不敢同他論辯了。

當時中部印度羯若鞠闍國的戒日王，因為久已欽仰裝師的學問道德，屢次遣人去請，但這時裝師住在東印度的迦摩縷多國，這個國家的國王叫做童子王，本來信仰天神，後問裝師諸佛有何功德？裝師就造了一部「三身論三百頌」讀佛三身利物的功德，就將此論贈童子王，童子王讀了此論，歎未曾有，便頂戴皈依了佛教，後來戒日王來請的時候，特派了象軍一萬，方船三萬，送裝師渡恒河去羯若鞠闍國，戒日王聽說裝師出發，親率文武百官，順河東下，同集在羯朱祇羅國，

恭迎裝師。迎回王宮後，對裝師恭敬備至。

舌戰三千僧

戒日王對裝師著的「破惡見論」尤為賞識，但是他覺得此論雖好，惜未廣聞，便決定在曲女城舉辦一次辯論大會，命五印度能辯的論師，全來聚會，俾大乘正法，廣布推行，使邪外歸正，捨小就大。大會上敷設寶座，請裝師當論主。到會的有十八個國王，大小乘僧眾三千多人，婆羅門教眾二千多人，那爛陀寺的僧眾千餘人，能論辯的論師約有千餘人，裝師升了座，稱揚大乘教義，發表宏論，並且宣示大眾說：「我所說的如有一字無理，能難破者，請斬首以謝」。一連講了十八天，聽眾都側耳細聽，對他的宏論，只有心悅誠服，始終沒有一個人，敢發言跟他辯難的，於最後一日，戒日王當眾宣布「中國法師論勝」。散會後戒日王益發對他恭敬讚歎，一時名聲威震五印度，不論僧俗在印度就沒有一個不知道這麼一位了不起的中國法師的，無不仰慕稱讚，國人在域外揚名如裝師的恐怕更無前例了。

裝師先後留印達十數年，一共經歷一百三十多個國家，巡禮了佛陀時代的遺蹟，遍訪著名的論師，搜求經論共計六百五十七部，在貞觀十九年啓程回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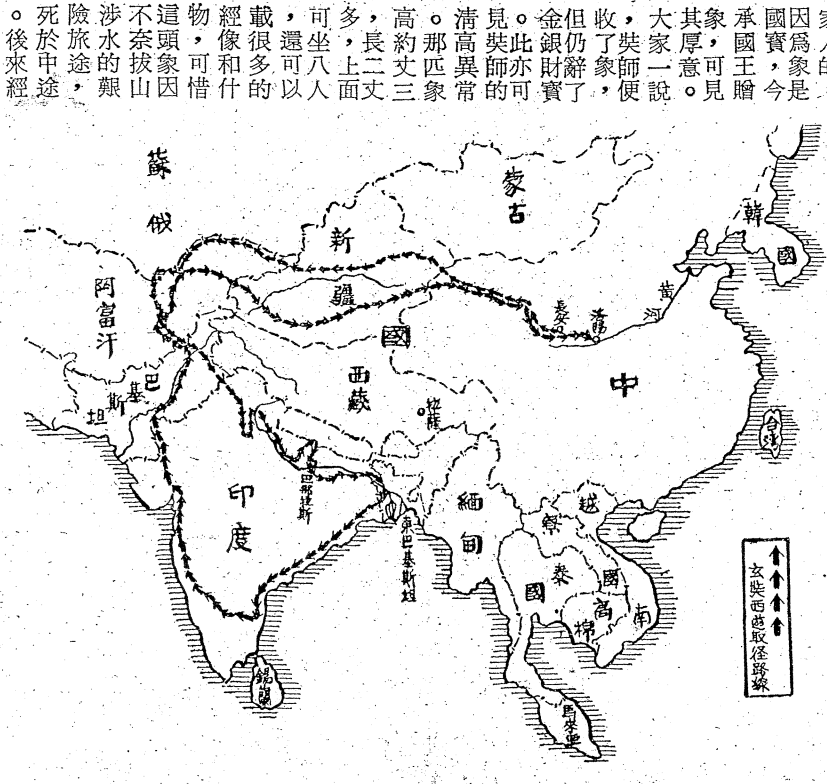
裝師回國的時候，戒日拘摩羅

等十八國大國王，流淚握別，並贈青象，及金銀錢各數萬，裝師都婉辭不受，推說象大難飼途中飼料供給不易。但是戒日王等又下令所有屬國，隨到隨時供給飼料，不勞裝師費心。這時送行的僧眾也都勸師接受，他們認為象是勝相，自從佛滅以後，國王雖然崇敬佛法，廣行布施，但從未聽說以象來布施給出家人的，因為象是國寶，今承國王贈象，可見其厚意。大家一說，裝師便收了象，但金銀財寶，仍仍辭了。此亦可見裝師的清高異常。那匹象高約丈三，長二丈多，上面可坐八人，還可以載很多的經像和什物，可惜這頭象因不奈拔山涉水的艱險旅途，死於中途。後來經

過于遁王國，換了駝馬，運載經像。

萬眾迎裝師

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，裝師返抵長安，還沒有入城，就早映動了整個京都，僧俗歡迎於京郊西邊的，有數十萬眾之多，簡直擁擠不堪，那比今日歡迎任何要人或影星場面都要偉大感人。因此交通被



塞，契師一時無法入城，暫駐別館，通夕都靠禁衛維持秩序，一直等到把人潮排開，讓出一條路來，從城郊西南，至京師朱雀門街的都亭驛，二十多里的路上，兩旁全是歡迎的行列，都擠得連轉身的餘地也沒有。可見契師的偉大，與冒禁偷出國門的鏡頭，又不可同日語了。

但這時皇帝在洛陽，契師便將經像送弘福寺，京城中的僧眾，那爭着排列幢帳，幫着莊嚴運送經像的行列，一路又是擁擠不堪，交通幾次都被塞阻了，當這時候，空中忽然現出瑞雲，團圓如蓋，紅色白色的互相映配，照在佛像的上面，發出了車輪一般的彩光，一直從中午至晚，等經像抵達弘福寺的時候才滅，這一下子把京城的官民都驚訝不已！要大家親眼目睹，又誰相信這些奇蹟瑞相呢？！像這樣激烈的場面，前人數為終古罕類，真是今人所謂空前絕後的了。

後來引見唐高宗皇帝，談叙很是投契，從卯時談至酉時，竟不覺察已是一日。可見皇上的歡喜，也是從來所沒有的。

譯經十九年

後來從二月六日起，就開始譯經，一直譯到龍朔三年，就沒有休息過一天，有時竟抱病翻譯。辛勤了十九年。最初四年，他在長安弘福寺翻譯，後來八年在長安慈恩寺翻譯，有一年陪着唐高宗去洛陽，住在積翠宮，其後兩年在長安西明

寺，最後四年在長安玉華宮，這十九年中間共譯佛經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他所譯的經典大致可分下列數類：一、法相宗（創譯的多，重譯的也不少）。二、法性宗（主要是大般若經六百卷）。三、大乘各宗（以攝大乘論為最重要，前人雖有譯過，但不及其精詳）。四、小乘（上座部的以二百卷婆沙論最重要，大眾部的以俱舍論為最重要）。五：其他各種論著（如異部宗輪論，因明入正理論等）以上這許多經論，雖然有不少的助譯，但都由契師口授，十多個人筆記，經他略加修改就成。其中也就培養了許多翻譯的人才，在譯經史上，開創了新的紀元。

三年成果



圓寂貌如常

契師平常行持，發願生兜率內院，雖然住玉華宮譯經，但早晚功課始終不廢，十九年如一日，自六百卷般若翻譯完成後，更勤精行道禮懺，當麟德元年的時候，便告譯經的僧眾和門人說：「有作有為的法，一定會歸向磨滅，虛幻泡影似的形質，又怎能久留呢！我今年已六十有五，即將永別，要是對經論有疑的地方，現在可以速問」。聽到這話的大眾都顯得非常驚異的問他：「像契師這樣年齡的人也不算老，為什麼要講這些話呢？」契師答稱自己知道，於是又往辭佛，先造了俱低十億像所，禮懺辭別。有門人要遠行的，都殷殷告別說將不再見面。至正月九日又告寺僧說：

李榮棠 作 王炯如 畫

「契必當死，經云：此身可照猶如死狗，契死已，近宮寺山靜處藏之」。因即病臥，閉目閉目都見到鮮白大蓮花現前，又見佛相，自知將生佛所，就命僧讀所翻譯的經論名目，將所有門人統召集攏來，又在嘉壽殿，用香木樹菩提像骨，對寺僧門人辭訣，至遺表訖，便默念彌勒，又令傍人稱念南無彌勒如來，至二月四日，右脇累足，右手支頭，左手膝上，鏗然不動，至五日夜夜氣絕神逝，死後數月，色貌如常。皇帝聞契師圓寂，曾大哭，五天不上朝，帝說：「我失了一件國寶」。此一代偉人，便從此永訣。中國的佛教，經過契師西遊求法，窮本探源，已得佛教的全部精義，從此佛學便大盛於中國，這是他對佛教的一種偉大的貢獻，所以梁任公稱他是中國佛教第一功臣。